

張國平編著

鐵軍將領列傳

1938

新中國出版發行

鐵軍將領列傳

全一冊

每冊實售幣二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編者 張國平

發行者 新中國出版社

廣州惠福東路
新西街三十四號

上海海雜誌公司

北生新書局

生活新書局

廣州·漢口

大美公司

大美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

經售處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十五日初版

目次

李宗仁將軍 一

白崇禧將軍 四

黃紹竑將軍 六

李濟琛將軍 三四

張發奎將軍

四

黃琪翔將軍

五

陳銘樞將軍

六

蔡廷鍇將軍

七

蔣光鼐將軍

六

翁照垣將軍

八

李宗仁將軍

李宗仁將軍，字德鄰，廣西省桂林縣人，生於前清光緒十七年（西歷一八九一年）。年青時即智敏過人，頗有大志，後畢業於廣西陸軍學堂，飽受軍事教育，與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同學，感情頗篤。畢業後，初任本鄉某學校充體操教練，以能忍苦耐勞，爲人所器重，後入保定軍官學校，與同學白崇禧黃紹竑往來頗密。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，即回至故鄉，投身入軍界服務。時當民國十二三年間，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盤據廣西，李氏在莫榮新部任旅長。陸莫二人，均出身綠林，不諳政治，特握有兵權，無惡不作，桂省民衆，恨之刺骨，然却無可如何。李氏雖在莫部下，但究因曾畢業軍事學校，受過新思想，與綠林出身之純粹封建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，不能久安，且當時國民黨在廣州，蓬蓬勃勃，革命空氣，異常

緊張，李氏爲此鄰省革命空氣之激盪，漸有新的覺醒，遂聯合白崇禧等新派軍人，驅逐陸榮廷莫榮新二人，統一廣西。

李氏此時，雖代陸莫二人，而據有廣西，但深覺自己在政治上，如無一正確鮮明之立場，勢難得民衆之同情，爲堅固其地位計，默察國內大勢，知廣東方面之國民黨，爲全國民衆所擁護，將來定有發展，遂於民國十四年，派白崇禧赴粵，願以廣西併入廣東國民政府，服從指揮。時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，主席爲汪精衛，當以此事請於中央執行委員會，衆以廣西軍事當局，既表示願意接受三民主義，服從國民政府，當予通過，自是李氏乃開始成爲國民革命隊伍中之一員。是年八月間，汪精衛氏復親赴廣西，與李氏及白崇禧等一度磋商，於是兩廣之合作，乃愈趨密切。

民國十五年七月，國民革命軍在總司令蔣中正領導之下，誓師北伐。時國民革命軍共編成七軍，李氏卽任第七軍軍長，黃紹竑任七軍副軍長兼黨代表，白崇禧任

參謀長，夏威胡宗鐸等分任旅長。自廣東出發，入湖南湖北，攻克武漢，乘勝進攻，屢摧強敵。旋又奉命進攻江西，與敵軍孫傳芳之部隊開戰，結果又將敵軍擊退，使南昌九江，失而復得，功績卓著。復因沿途作戰，收編頗多，七軍勢力，遂漸次擴大。後所部與程潛之第六軍，同被編爲江右軍，與何應欽白崇禧等會師南京，奠定黨國之基礎。

十六年夏，李氏任第三路總指揮，渡過長江，追趕直魯軍隊，所過無不披靡。不幸黨國發生內訌，蔣總司令辭職赴日，中央主持乏人，李氏與何應欽白崇禧二氏，遂担負起軍事重任。時孫傳芳正集重兵於揚州，以十二圩運鹽船及截留得來之小輪數百艘，偷襲龍潭，一舉而佔據鐵路，更進而破壞下蜀及棲霞山間路軌，至翌晨，京鎮兩地始知之。李氏此時正在南京，乃急調京城衛戍各軍堵截，激戰於鍾山。棲霞間，因得失有關全局，故士卒皆拚命以赴，相持至午，白崇禧亦率熊式輝團趕到，子孫以嚴重之夾擊，苦戰亘兩日夜，孫軍卒以後援不繼，且處於山湫江濱之一

隅，仰而攻堅，形勢不利，又缺乏重炮，故卒爲革命軍所擊敗，從此一蹶不振。此役若非李氏得訊後急調大軍堵截，反敗爲勝，則南京之得失，誠屬未可知也。

李氏於龍潭戰役獲勝後，不久，據有兩湖地盤之唐生智，又復起而異動，與師東下，南京特別委員會乃命李氏與白崇禧率所部桂系健兒討伐。桂軍作戰，素極勇敢，在初期北伐時，卽有「八軍不如七軍，七軍不如四軍」之諺，且唐部驕傲特甚，故一與桂軍接觸，卽一敗塗地，唐生智倉卒遁去，其所部軍隊，亦爲李氏所收編焉。

十七年春，蔣總司令復職，李氏被任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，率部完成北伐，直達北平，在總理靈前，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。此時李氏之地位，蓋已與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三將軍並駕齊驅矣。

北伐完成後，國民政府在太原開封武漢廣州四地，各設一政治分會，而以李氏爲武漢政治分會主席。此時李氏除原有廣西地盤外，更因驅逐唐生智之故，而奄有

兩湖，同時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琛氏，亦屬桂系巨子，兩廣兩湖，聯成一氣，聲勢甚盛。當時封建勢力尙未完全清除，李氏際此時會，雖尙無問鼎中原之意，亦難免有稱雄宇內之心。中央政府於此，亦漸有尾大不掉之感，乃謀削除各地方軍事領袖之兵柄，作中央集權之舉，於是乃有編遣會議之召集，廢止各地政治分會之明令，此項舉措，與各地方軍事領袖發生直接衝突，李氏爲防變生肘腋起見，乃驅程潛於前，逐魯滌平於後。程魯二氏，同爲屬於武漢政治分會統轄下之湖南省政府主席，且亦同爲效忠於中央之人物也。中央以李氏此種處置，顯屬違反編遣會議之議決，乃嚴令桂軍撤回原防，聽候中央查明處置。李氏不從，此時適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期間，出席代表，均主授權政府，明令討伐，國民政府乃於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，下令討伐李氏及李濟琛白崇禧等。令下後，討逆軍紛紛出動，李氏以部署未定，慘遭失敗，不得已退入廣西。時李濟琛已被扣，白崇禧則遠在北平，聞訊後乃祕乘機南下，繞道回抵桂林。李氏於斯，乃暫時放棄爭雄中原之野心，埋頭

準備新廣西之建設矣。

李氏自退入廣西後，即與白崇禧埋頭苦幹，努力於省政之建設及民團之訓練，以此廣西盜匪絕迹，百廢全興，建設事業，飛速發展，教育十分發達，民團精神，更爲全國聞名。

此時國內正在極度擾攘之中，各地方軍事領袖，均不滿蔣介石將軍之大權獨攬，紛舉反蔣之幟，馮玉祥起於前，唐生智張發奎繼於後，但均不旋踵而告失敗。馮唐部屬，或歸附中央，或爲中央所收編，獨張發奎部屬均矢忠於張，張乃率之南下，圖與李氏會合。時李氏偏處廣西一隅之地，出口爲廣東所封鎖，頗爲困苦，乃謀進兵襲粵。白崇禧趕回廣西以後，盡削胡宗鐸陶鈞等兵權，將軍隊加以整理補充，而親自爲前敵總指揮，軍勢又振。果然自梧州回擊肇慶，由小花江暗抄清遠，均甚得手，最後進兵至白泥，距廣州已不足百里之遙，但白泥一戰，全師崩潰，非但佔有之粵西北盡失，且梧州，桂林，桂平，亦相繼陷落，僅剩南寧柳州未破，若非張發

奎軍入桂，與李氏合作，其敗屢有不堪設想者。張桂軍聯合後，即回師反攻，曾一度反攻至清遠花縣四會之線，距廣州不過數十里，廣州形勢，已危在旦夕，但自中央派何應欽氏赴粵督師後，張桂軍又復不支而退。李氏終於未得出省一步。

民國十九年，馮玉祥復與閻錫山聯合反蔣，指揮有名之中原大戰，電促李氏出兵響應。李氏乃與白崇禧張發奎等率部出湖南零陵。時湖南軍隊均已調赴前線作戰，省防空虛，故張桂軍一路勢如破竹，取長沙，下岳州，不費吹灰之力。但攻克岳州以後，因外艦之開炮轟擊，未能渡過長江，進攻武漢，同時復因龍雲所部滇軍進攻廣西，黃旭初在南寧被圍甚急，且北方形勢亦已漸趨不利，李氏不得已，乃重復率部退桂，解南寧之圍，而驅滇軍出省焉。

二十年春，廣東元老派因胡漢民氏之被扣，大動公憤，派古應芬南下，游說廣東當局陳濟棠陳銘樞等，舉反蔣之幟，陳銘樞持首鼠兩端態度，陳濟棠乃乘機起而驅逐陳銘樞，據有廣東軍政大權，迎汪精衛回國，在廣州開非常會議，重組國民政

府，電邀李氏參加，由是久經分離之兩廣，始重復趨於合作。

民國念五年，李氏以國內抗日空氣澎湃，而中央政府，屢次諉爲最後關頭未到，不肯輕言抗日，乃與陳濟棠白崇禧等聯名發出通電，要求中央領導出兵抗日。中央以李氏在廣西銳意建設，成效卓著，而廣西全省皆兵，尤足資爲他日抗日救國之用，故不肯將李氏與陳濟棠同樣看待，乃先解決粵局，以余漢謀代陳濟棠之任，而以李氏爲廣西綏靖主任，仍負廣西軍政之責。未幾，蔣委員長赴粵，電召李氏往晤，兩人會談之下，歡若平生，舊嫌冰釋，李氏此時，始完全明瞭蔣委員長抗日之決心與準備焉。

民國念六年春，李氏應東方雜誌社之請，親撰一文，題名：「民族復興與焦土抗戰」，其內容大要如下：

「中日談判，迄無結果，綏東敵僞，又大舉進攻之今日，中華民族當前最要緊迫之問題，已非如何復興問題，而實爲如何救亡問題。」

溯自「九一八」事件發生以來，不抵抗論，實爲一切民族危機之厲階，夷考此種不抵抗論之產生，不外基於下列各種觀點：

(一)認爲國際條約公理正義之可恃。(二)認爲日本乃一蕞爾小國，決不能完全併吞中國領土。(三)認爲中國國力不充，不堪一戰，與其抗戰召亡，不如徐圖準備。(四)認爲中國內部未臻統一，共匪尙未肅清，實不能與日本作戰。(五)認爲日俄，日英，日美之衝突日益尖銳，必須隱忍自重，靜待國際機會。

然根據五年以來事實之昭示，國際條約與正理公義已無可恃，日人之野心，決無止境，中國準備，日本亦在準備，且今日之中國，處處受其威脅，在威脅之下，何言乎準備乎？中國今日已具統一規模，惟須以抗日爲達到精誠團結和肅清共匪之先決條件，蓋不立即抗日，卽不能統一全國意志，且中國一日在日本鐵蹄之下，中國國民經濟，卽一日不能健全發展，則共匪問題，亦不能得其解決。至於國際方面，美仍保守其緘默政策，英則兼顧歐陸問題之不暇，焉能顧及遠東，俄在世界法

西陣線及日德「反共協定」威脅之前，亦不暇兼顧遠東，故靜待國際機會者，實等癡人說夢耳，恐世界戰爭尙未爆發，而中國則已成爲涸鮒矣。

而不抵抗之結果，可列舉者約有四端：（一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誘致日本軍閥對華之無饜進攻，施用恐嚇欺騙手段，實現其所謂「不戰而勝」之原則。（二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促成中華民族之分裂運動，與漢奸國賊之不斷產生，適中日人「以華滅華」之陰謀。（三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使民族意志日趨消沉。（四）不抵抗之結果，適足使國防物質準備之基礎，日趨幻滅。

如上所述，卽知今日中華民族當前之唯一出路，唯有立即對日抗戰。

茲再分析中日作戰之客觀形勢，以把握戰爭前途：（A）從軍事方面觀察，中國軍事設備雖較遜日本，然軍隊則皆刻苦耐勞，久戰沙場，且人數衆多，彼主速戰，我則以持久戰克之，彼利用主力戰，我則以游擊戰擾之，彼利用破壞沿海都市，我則以堅壁清野之方法抗之，且戰後日本內部及國際關係，將日益困難，結果日必失

敗。(B)從經濟方面觀察，戰事發動後，日本經濟，必將日趨於崩潰，而我國則有三利：(甲)中國生產重心尚未集中都市，敵人若將沿海都市佔領或毀壞，於中國經濟並無大打擊。(乙)中國人民最大多數為農民，因之戰時生活可以自給自足。(丙)中國士兵刻苦耐勞。(C)從政治方面觀察，日本方面，軍閥政黨財閥之鬥爭，軍閥內部之軋礫，故其基礎甚不穩，近且法西斯運動抬頭，社會左右兩極端勢力之衝突，更形紛爭不堪，若中國對日作戰，則中國各方面力量必能鞏固團結，一致抗敵。(D)從國際方面觀察，以現時國際關係論，英美俄各國，雖無與日本直接作戰之企圖，但以日本在遠東勢力急遽膨脹之結果，與英美俄衝突日益激化，此為不可否認之事實，吾人苟能奮起抵抗，則若英若美若法若俄乃至國聯，均必能予吾人以有效之援助。

綜上論列，可知中華民族唯一之出路，即為放棄不抵抗論，即時抗戰，則民族復興前途其庶有馮乎。

七月八日，蘆溝橋事變起後，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，明申最後關頭已到，誓必不辭犧牲，對日抗戰到底之決心，旋即下山返京，特派塞可斯巨型機赴桂，迎李氏至京，共同商決抗戰大計。李氏因事未克即往，特派白崇禧氏先行，而自己則留桂辦理動員等一應事宜。直至十月十日，方始離桂飛湘，轉漢乘輪東下。抵京後，參贊軍機，頗多貢獻蔣委員長對之，倚畀甚殷。及南京失陷，軍政當局在漢口舉行會議，劃分戰區，而以李氏爲第五戰區作戰司令長官，坐鎮徐州，指揮蘇魯皖三省軍事。日軍屢圖打通津浦路線，但均爲李氏戰略所阻，未得實現，淮河之役，日軍受創甚重，迄今徐州尙安如磐石，均李氏之功也。最近政院爲便利統一指揮津浦南段及燕湖兩方面戰事起見，特任李氏爲安徽省政府主席，李氏下車伊始，即以三事最僚屬，略謂：「宗仁忝主皖政，適值日寇侵凌，形勢迫切之際，端賴全體同寅，加倍努力，始能奠定危局，爲國藩屏，茲謹與同人誓約三事：（一）不苟免。衛國保民，生死以之，須以吾儕守土死疆之精誠，使人民知執干衛國之榮譽，改逃

難決心，爲赴難勇氣，同人中能英勇守土者，應一體崇敬，倘有畏難偷生，棄職潛逃者，亦惟有執法以從。(二)不苟得。古有明訓，官於此土者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奉已，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故吾儕須以儉以養廉之清節，使屬僚以凜于澄清，歸之公忠，倘有臨財苟得，舞弊營私者，應破降情面，嚴懲不貸。(三)不苟安。鄉鄙有難，倘且被髮纓冠以救，現寇深國危，吾儕方臥薪嘗胆以圖抗戰復興之不暇，何心再謀個人之安樂，置國難于不顧，同人中能奮發救亡，劍及履及者，當從優獎勵，其有醉生夢死，敷衍塞責者，實再難稍予寬宥，尙希全體同寅共勉之云。

白崇禧將軍

白崇禧將軍，字健生，廣西省桂林縣人。生於前清光緒十九年（西歷一八九三年）。早歲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，與李宗仁黃紹竑爲同學，曾參與第一次革命運動——武昌起義。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以後，卽回至本鄉，在軍隊中供職。當時廣西正爲桂系軍閥陸榮廷等所盤據，白氏爲一新派軍人，目覩陸榮廷等竊持兵柄，魚肉民衆，種種罪惡，不禁義憤填膺，乃與其同學李宗仁等聯合起兵，將陸榮廷等驅逐出境，統一廣西之軍政大權，此民國十四年事也。

時廣東國民政府方告成立，國民黨在廣州，蓬蓬勃勃，革命空氣，異常緊張，廣西與廣東原屬鄰省，有不可分離之關係，白氏素來足智多謀，有「小諸葛」之稱，受此鄰省革命空氣之激盪，默察國內大勢，世界狀況，深覺時代潮流之不可或背，

乃言之於李宗仁之前，欲將廣西併入廣東國民政府，服從指揮。李亦覺爲穩固地位計，非此不可，遂派白氏赴粵報聘。白氏抵粵後，卽往謁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氏，兩人長談之下，互相推崇，大有「相見恨晚」之概。鮑卽將白氏來意，告之於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，汪當以此事請示於中央執行委員會，衆以廣西軍事當局，既表示願意接受三民主義，服從國民政府，當予通過，於是白氏乃開始成爲國民革命隊伍中之一員。

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，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以白氏任總部參謀長。在北伐軍出師以前，湘省有唐生智之役，當時北洋軍閥吳佩孚趙恆惕等，集中重兵，防守於湖南湖北一帶，白氏與陳銘樞二人，奉國府命，入湘游說，許唐以歸順之利，時唐正敗趙恆惕之兵於株州湘潭，士氣甚驕，視吳佩孚如無物，更不論趙恆惕矣。白氏曉以吳軍甚銳，不可輕敵，卽趙恆惕之師，亦非真敗，敗則所以誘唐離衡州根據地而深入湘中耳。唐不能納，留白氏與陳銘樞住衡州，約以在長沙會面，不料時不經旬，

唐果一敗再敗，退還衡州矣。至此始俯首聽令，遣使隨白氏與陳銘樞還粵納款，願爲前驅，以報株州之辱。白氏因出馬收功，爲北伐之師，樹一先路，一時輿論，都許其能。

北伐軍出師以後，一路銳不可當，既克長沙岳州，乘勝直下武漢，又轉戰江西各地，克復九江南昌，在此時期內，白氏均追隨蔣總司令左右，參贊軍機，製定謀略，爲蔣總司令之唯一股肱。

未幾，白氏復奉調赴粵，襄助何應欽氏，防守東江。時革命軍之留守東江者，不過六七千而已，而敵軍則有三萬餘，傾師來犯，頗不可輕視。白氏審察情形，深以地廣兵單爲慮，知徒事防禦，無裨實際，雖各方面相當布防，敵難遽入，然曠日持久，終老我師，且察敵勢雖大，而我士氣亦正旺盛，乃言之於何應欽軍長，請本革命之精神，下攻擊之決心。何乃電請蔣總司令下令入閩，覆電許可，白氏遂與何共同擬定計劃，命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，率所部及五十八團在饒平暫取守勢，以禦

張毅，命中央軍校潮州分校教育長王繩祖，率領學生，協同代潮梅警備司令何輯五，担任潮汕後方防務，並以第三師之第九團於東江之右岸嚴密布防後，即由三河壩進攻永定。時敵之主力周蔭人已抵永定，白氏與何應欽軍長於十月八日親率各部直趨永定，先發制人，擬將周蔭人之大本營先行擊破，再行將敵各部分別殲滅，而便一鼓盪平，使敵無法恢復。九日，命第三師師長譚曙卿率所部進攻永定城，命十四師師長馮軼斐進攻石下壩以斷峯市孫部之來援。是日，永定之敵頑抗雖極猛烈，終不敵我軍，僅歷一晝夜，即將永定克復，周蔭人僅以免身。永定既下，周蔭人主力部隊全部消滅，故不久即將福州佔領，全閩底定矣。

福建克復以後，白氏即奉總司令部命令，委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，率部進攻浙江。此時革命軍已佔有浙江衢州，白氏乃於舊歷年初四五，分左中右三路進軍，左路為第二及第三師之一部，由衢州向金華，中路為二十六軍，由湯溪經諸暨，右路為第一師及三師一部，由龍游往蘭谿，目的地為杭州。戰事以中路為最激烈，推進

至游埠，卽與敵主力遭遇，激戰三晝夜，第一師第六團團長郭俊，身先士卒，因而陣亡，該團兵員，亦死傷過半，可以想見當時戰事之烈。在此壯烈之戰爭中，當地農民，均箠食壺漿，幫助軍實。此一戰將孫軍擊敗後，乘勝追擊，先一日，桐廬農民已揭竿而起，對踞守桐君山之敵軍襲擊，當時敵人居高臨下，甚爲兇頑，待革命軍趕至，一部份奇兵在惠賓旅館（桐廬江濱最大之旅館建築較爲堅固）下層向桐君山敵猛轟，旋卽佔領桐君山，白氏親自趕至前線（左路）芝夏地方指揮，戰一日夜，將敵軍主力擊破，順江直下富陽。時留在浙江省城之殘敵，已聞聲先行逃遁，革命軍乃於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進入杭州。

杭州下後，孫傳芳爲保存其殘餘實力計，不敢與革命軍交綏，率部後退。此時革命軍分兵三路：白氏任右翼，率東路軍沿滬杭線攻上海。何應欽任中路，由浙省湖州長興，進窺宜興常州，橫斷京滬路。李宗仁程潛所率之江右軍任左翼，順長江東下，均以會師南京爲目標。此三路各達到目的，白氏於三月念一日，率部攻下

上海。上海爲東方最大都會，中外注目之地，且亦爲財富集中之區，上海既下，革命軍之勢力，乃不復可以動搖矣。

白氏自率部攻下上海後，復循京滬線西攻，與左中兩路軍隊，會師南京，奠定黨國之基礎。未幾，清黨運動發生，白氏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繳工人糾察隊之械，惟對於共黨份子，則頗多加以成全，蓋惜其均爲人才，不忍多加殺戮也。

十六年夏，黨國發生內訌，蔣總司令辭職赴日，中央主持乏人，白氏與李宗仁何應欽二氏，遂負起軍事重任。時孫傳芳正集重兵於揚州，以十二圩運鹽船及小輪數百艘，偷襲龍潭，一舉而佔鐵路，更進而破壞下蜀及棲霞山間路軌，幸李宗仁聞訊較早，飛調京城衛戍各軍堵截，激戰於鍾山棲霞間。白氏時方自上海入京，至無錫而聞變作，立刻下車，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，嚴令於兩小時內集兵四團，隨同出發，惟賴此時已心懷異圖，甚欲藉詞推諉，初則稱所部自江北退回，尙未整理，實疲極不堪應戰，繼又稱部隊分散在無錫江陰宜興各縣，卽欲立時集合，亦不可能，

種種刁難，不一而足。幸熊式輝方任賴部師長，忿於賴之舉動，奮然自告奮勇，願率所部兩團，隨白氏立刻西進。白氏並電檄京滬沿線各軍，於當天趕到鎮江，夾擊孫傳芳軍。幸孫之蓄志，在奪取南京，渡江軍隊，皆紛紛加入西路戰線，未有餘力兼取鎮江，因此白氏於當日下午抵鎮，能予孫以嚴重夾擊。激戰亘兩日夜，孫部幾全被消滅，孫僅以身免，從此一蹶不振。此役雖應以李宗仁氏爲首功，然苟非白氏馳往應援，予孫軍以夾擊，恐僅憑京城衛戍各軍，未必能當孫傳芳之十萬大軍也。

龍潭戰役獲勝後，不久，唐生智又復起而異動，興師東下。南京特別委員會乃命白氏與李宗仁率所部桂系健兒討伐。桂軍作戰，素極勇敢，而唐生智部則驕傲特甚，故一與桂軍接觸，卽一敗塗地，唐生智倉卒遁去，其所部軍隊，如李品仙等，均經桂軍加以收編焉。

十七年春，蔣總司令復職，繼續北伐。白氏此時原任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兼第十三軍軍長，復被任爲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兼第一軍團總指揮，從武漢北上，會同

各集團軍，一同討伐，終於底定平津，直達榆關，完成統一之局。當時各集團軍軍事領袖之參加北伐者，均僅抵平津，獨白氏直達山海關下，其武功偉業，實爲洪楊諸人所未有。

北伐完成後，白氏卽坐鎮北平，曾一度與楊宇霆聯絡，圖推翻張學良在關外之統治，而未獲成功，楊且因此被殺。未幾，中央討伐桂系事起，白氏與李宗仁李濟琛等，同被開除黨籍。時白氏正病臥北平協和醫院，聞胡宗鐸陶鈞等戰敗，中央軍勢力已至武漢，知北平不可以久居，乃力疾祕密離院，乘飛機南下。當時北平市上，對於白氏，乃有「神龍見首不見尾」之稱譽。白氏繞道回抵桂林以後，盡削胡宗鐸陶鈞等之兵權，將軍隊加以整理補充，而自任前敵總指揮，軍勢又振。乃出西江圖粵，自梧州回擊肇慶由小花江暗抄清遠，均甚得手，最後進兵至白泥，距廣州已不足百里之遙，不幸白泥一戰，全軍敗衄，非但佔有之粵西北盡失，且梧州桂林桂平亦相繼陷落，僅餘南寧柳州未破，若非張發奎率鐵軍入桂，則大局危矣。張桂

軍聯合後，聲勢復振，即回師反攻，將粵軍驅逐出境，並反攻至清遠花縣四會之線，距廣州不過數十里，廣州形勢吃緊。但自中央派何應欽赴粵督師後，張桂軍終於又不支而退。

民國十九年，馮玉祥與閻錫山聯合反蔣，指揮有名之中原大戰，電促李白出兵響應。白氏乃與李宗仁張發奎率鉄軍精銳，出湖南零陵。時湖南軍隊均已調赴前線作戰，省防空虛，故張桂軍一路勢如破竹，取長沙，下岳州，不費吹灰之力。但攻克岳州後，因外艦開砲轟擊，未能渡過長江，進攻武漢，同時復因龍雲部滇軍進攻廣西，黃旭初在南寧被圍甚急，不得已乃撤退回桂，解南甯之圍，而驅逐滇軍出境。

白氏自兩度出兵失敗後，深知爭雄中原，事未可爲，乃與李宗仁氏埋頭苦幹，努力於省政之建設及民團之訓練。以此廣西盜匪絕跡，百廢全興，建設事業，飛躍猛進，教育十分發達，而民團精神，更爲全國聞名。曾有某名人赴廣西，見廣西正

規軍甚少，曾詢白氏以廣西軍隊如此其少，在自衛上是否足夠。白氏當笑答謂：廣西全省皆兵，不但自衛力量雄厚，且可充分負起復興民族戰爭之偉大使命。此非白氏故作豪語，實屬真確之事實。

民國二十年春，廣東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，與元老派相勾結，驅逐陳銘樞，據有廣東軍政大權，迎汪精衛回國，在廣州開非常會議，重組國民政府，電邀李白二氏參加。由是久經分離之兩廣，乃重復趨於合作。

念三年冬，在江西之紅軍主力部隊，開始長征，進入廣西，而中央軍薛岳周渾元師，則尾隨於其後。白氏深知中央軍兵力所到之處，即含有粉碎地方政權之企圖，乃開放廣西之東北一角，以容紅軍及中央軍通過，而不許其向西南進窺。同時復興紅軍鬥智，令紅軍通過各地之縣政府，捉獲紅軍之掉隊落伍兵士，殺之而剝去其軍服，然後派人穿上此項軍服，喬裝紅軍，趕往紅軍將到而未到之各村鎮，縱火焚燬房屋，一方面使紅軍無從得食宿之處，他方更引起居民對紅軍之懷恨，其計固甚巧

也。無如紅軍亦有其對付方法，一經察覺白氏此項計劃之後，即令部隊羣往救火，同時復召集全鎮民衆大會，當場令此輩冒充紅軍放火之人自供，俟其供畢，然後從容告居民謂：「紅軍素來幫助人民，決無摧殘民衆之理，現在年近歲逼，汝等房屋被焚，無處棲身，殊爲可憐，茲願將沒收土豪之銀錢救濟汝等，凡房屋被焚者，均可前往領取。至此冒充紅軍放火之數人，則悉聽憑汝等處置可也」。當時居民感動之下，除前往領款及要求將此數人槍決之外，復有數十壯丁報名自願充當紅軍。白氏初意，原欲引起居民對紅軍之懷恨，不意結果反使居民投入紅軍，可謂弄巧成拙。然而此一幕紅白鬥智，白不敵紅之喜劇，乃成爲紅軍長征史中之佳話焉。

民國念五年，白氏以國內抗日空氣澎湃，而中央政府屢次誘爲最後關頭未到，不肯輕言抗日，乃與陳濟棠李宗仁等聯名發出通電，要求中央領導出兵抗日，同時復就第二抗日集團軍副總司令職，令夏威廖磊等將領，率部由桂入湘。但未幾，粵局即告解決，廣西孤掌難鳴，祇得聽候中央處置。雖其間因中央之調白氏任浙江省

政府主席，李宗仁任軍事委員會委員，頗多爭執，且曾一度圖在南寧成立自治政府，但自中央派居正程潛朱培德等大員，攜和平方案入桂商洽之後，雙方意見，完全一致，終於得用政治手腕，將桂局解決。事後，白氏乃留桂辦理復員等事宜，雖屢次宣稱將出洋，但結果卒未成爲事實。

念六年七月八日，蘆溝橋事變起後，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，明申最後關頭已到，誓必不辭犧牲，對日抗戰到底之決心，旋即下山返京，特派塞可斯巨型機赴桂迎李白至京，共同商決抗戰大計。李氏因事未克即往，特派白氏先行。白氏遂於八月四日，偕隨員出發，途中遇暴風雨，隨員皆謂不宜冒險，紛勸折回，但白氏抗戰意志，至爲堅決，終於冒暴風雨啓飛至京。白氏至京後，曾向人表示，謂將以北伐精神抗敵云。

「八一三」抗戰起後，白氏奉命爲東戰場之最高統帥，指揮淞滬各軍作戰。因有鑒於「一二八」戰役中徒守不攻之失，故一經對壘，即展開猛烈之殲滅戰，掃盪

敵軍後方楊樹浦區域，曾一度佔領匯山碼頭，將敵軍陣線切成數段，殘敵偏處江濱一隅之地，恐慌萬狀。敵方對於白氏，恨之次骨，適得漢奸報告，謂白氏將於八月廿三日下午一時，往東亞酒樓，與蔡廷楷氏會晤，乃派飛機攜五百磅炸彈，往先施公司轟炸，致無辜同胞，死難者達數百人之多。實則此項消息，純係謠言，白氏足跡，固未嘗一蒞「東亞」也。

大上海淪陷後，白氏即回抵南京，參加保衛首都。某日，白氏巡視首都郊外前線，適日機蔽天而至，彈下如雨，白氏從容而行，略不規避，士氣益奮發。軍中以白氏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，絕無畏色，因又稱之爲「生趙雲」，與前「小諸葛」之綽號，後先媲美。諸葛之智，趙雲之勇，白氏一身而兼有之，談者傳爲佳話。

及首都在日軍猛攻之下，亦告不守，白氏乃起程赴漢，出席漢口會議。此後即追隨蔣委員長左右，參贊軍機，一如北伐時代之爲蔣委員長股肱然。而蔣委員長與之亦甚相得，宛似水乳之交融。最近白氏曾與蔣委員長乘機至陝西，甘肅，甯夏，

青海等西北各省視察，因白氏本一忠實之回教徒，而西北各省則爲回教徒之集中地，且均隱然奉白氏爲領袖也，白氏於視察返漢後，曾出席回教徒之歡迎會，勗回教徒以羣起抗戰云。

黃紹竑將軍

黃紹竑將軍，字季寬，廣西省容縣人，生於前清光緒念二年（西歷一八九六年）善交際，爲人圓融，與之接者，無不傾倒。民國五年，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，與李宗仁白崇禧等爲同學。畢業後，分發在本省部隊服務，由排連長洊升至營團旅長，以長於計謀，善於應付見稱。民國十二年，奉孫大元帥任命爲廣西討賊軍總指揮，不久改任廣西省會綏靖會辦。時廣西遍地皆兵，實亦遍地皆匪，黃氏苦心孤詣，以最大毅力，收拾桂省軍事，至民國十四年，始稍弭平，同時各地防軍之割據形式，亦於是年逐漸統一，改任廣西民政長兼全省綏靖會辦。民國十五年，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黃氏亦當選爲候補監察委員。此時黃氏之人望，雖稍遜於李宗仁，但實高出白崇禧之上焉。

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，黃氏任第七軍黨代表兼七軍副軍長，其時廣西已改省政府制，以黃氏任主席，故黃氏不克躬親北伐軍之戰役，而其聲名乃爲李白所掩。然黃氏雖未躬親北伐戰役，而在北伐軍進抵長江流域，寧漢由分裂而至合作之時期，亦頗有戰功。當時賀龍葉挺軍在南昌暴動後，卽興師南征，圖取廣州爲根據地，時黃氏正代李濟琛任第八路軍總指揮，首先佔領潮州上游之陷隍。陷隍離潮州城祇有四十里，同時扼據潮汕之韓江兩岸，亦爲黃部所佔，在三河壩之葉挺部，與在潮汕一帶之賀龍部，因之遂失去聯絡，彼此不能相顧，且陷入重重包圍中。黃氏卽運用其縝密之計劃，敏捷之行軍，經過三河壩，揭陽，普寧等數次惡戰，將賀葉兩征軍全部擊潰，葉挺率殘部數百人往海陸豐投彭湃，賀龍則隻身逃往香港，廣州得以七粵無驚，此皆黃氏之力也。

黃氏於剿滅賀葉南征軍後，不久，唐生智又復起而叛變，南京特別委員會乃任黃氏爲粵桂討唐軍北路總指揮，但唐部不旋踵卽告失敗，故粵桂軍並未北上。時張

發奎率部來粵，張部第四軍，原爲李濟琛舊部，李對張之窮蹙來歸，甚表歡迎，親往迓之於黃沙車站。然張氏此來，實受汪精衛之囑，陰圖襲李而代之，到粵不久，李卽受汪之給，與之同赴上海，出席四中全會。李臨行前，以廣東軍政大權，全部交託黃氏代理。張所憚者，本祇李一人，李旣離粵，乃突然於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時在粵發難，創護黨救國之幟。時粵桂軍隊，大都在東江，僅有一部在西江，在廣州者，僅李之衛隊兩團而已，故張一發難，廣州卽入彼掌中。張乃派隊圍攻文德東路李濟琛公館，蓋黃氏卽寓居李宅也。當時廣州全市，滿貼驅黃標語，張發奎之意，原欲生擒黃氏，幸李宅有地窖可通郊外，故黃氏遂得脫險。

黃氏脫險後，卽逃至香港，轉赴三水，指揮桂軍反攻廣州。此時共產黨乘張部均在前線作戰，廣州內部空虛，於十二月十一日起而暴動，張部急回師靖難，而黃氏所率桂軍，亦從後掩至，將張部迫退，廣州遂復入黃氏之手，護黨運動，亦於此告一段落。

民國十七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告成後，黃氏任國民政府委員，軍事委員會委員，並兼廣州政治分會委員，及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長之職。嗣後黃氏乃單獨致力於廣西一省。十八年，中央軍討伐桂系，黃氏以傾向中央之故，不容於李白，乃赴京供職，初任交通部長，繼任內政部長。黃氏任內政部長時，曾有一段逸話，當時內政部庶務主任，爲歡迎新部長起見，將內外房屋，從新加以粉刷，大門漆成黃色，或有訾議之者，謂黃色爲封建之象徵，似未宜施之於革命之官署，事聞於黃，笑曰：「若然，則敝姓似亦應拋棄矣」。卽景生情，要言不煩，黃氏之風趣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黃氏在就內政部長期內，正值國難發生，排除時艱，頗爲勞瘁。在最大之成功，爲在百靈廟與蒙古王公討論內蒙古自治問題。蓋當熱河淪陷以後，日方對各蒙旗王公，威脅利誘，無所不至，各王公雖未盡受其誘惑，然亦頗思獲得政治權力，乃紛向中央要求自治。中央爲綢繆邊疆起見，乃命黃氏北上，與各內蒙王公談判。當

時黃氏所負任務，實至爲艱鉅，一面須顧慮懷柔內蒙王公及內蒙人士，一面須顧全察哈爾及綏遠兩省政府之政治地位，及中央之威權，同時更須顧到日人之陰謀，假使偶有錯誤，則內蒙之爲內蒙，與夫邊防之爲邊防，實足使人不寒而慄。黃氏以國家民族及國際間之變化，於誠懇之態度下，發爲警澈之語句，感動雲王德王等一批主張內蒙自治之人物，成效卓著。據隨從黃氏至百靈廟者談，黃氏在南京奉到中央命令後，即將此問題之核心，思索出一具體輪廓，迨抵北平，聽取關於內蒙情形與主張內蒙自治各王公之態度後，即已有成竹在胸，故在百靈廟會議席上，黃氏即有條不紊，指示出內蒙目前所應取之政治路線，使各主張自治之內蒙王公，均無從非難。故在百靈廟會議後，不特內蒙自治問題，即獲得一相當之解決辦法，且其個人在百靈廟，亦受內蒙人民之熱誠擁戴，「諷平安經」，「大賽馬」等各種內蒙人民所認爲隆重之典禮，均在歡迎黃氏之熱誠下舉行。內蒙各王公自與黃氏在百靈廟會議以後，對於中央之擁護，遂亦與日俱增。

黃氏在內政部長任內，前後凡兩年，念三年冬，改任浙江省政府主席，未幾又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。「八一三」抗戰起後，中央以浙江地位重要，乃復任黃氏爲浙江省政府主席，與張發奎氏同負防守浙江之重任。去年十二月念五日，杭垣失陷後，黃氏督率所部，奮勇反攻，曾一度克復杭州，惟因日軍積極增援，不得已重復退出，現仍率部固守錢塘江南岸，以阻日軍向浙贛進窺之路，預計不久將來，戰局演變之結果，黃氏與張發奎部，或當進而負收復京滬之任也。

李濟琛將軍

李濟琛將軍，字任潮，廣西省蒼梧縣人，身材矮小，足智多謀，出身於廣東講武堂，後入陸軍大學。畢業後，因與廣東廣西兩省軍事當局無淵源，鬱鬱不得志，充北京政府陸軍部部員者有年。民國十三年，孫總理決心改組國民黨，並擴大軍事組織，一時聞風響往者甚衆，李氏亦即前往，得充粵軍第一師參謀長，曾隨軍入桂，以謀略稱，並助蔣介石將軍辦理黃埔軍官學校，任軍校教務長。此後每次廣州戰役，李氏無不參加，東江討伐陳炯明，北路勘定沈鴻英，李氏均與有功勛。及第一師師長鄧鏗（仲元）被刺，李氏即攝行師長職，東江奏捷，李氏居首功。時適廣東國民政府成立，更改廣東各軍編制，粵軍第一師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（十四年八月），李氏即以功任第四軍之第一任軍長。第四軍之編制，號稱最強，因其部隊

特多於各軍故也。是年冬，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陸榮廷莫榮新，左右江戰事激烈，李氏因係桂人之故，奉命警備梧州，援助李黃，此時李氏衣錦榮歸，頗覺揚眉吐氣。旋與李白結成聯盟，介紹白崇禧入廣州，商量歸順國民政府事。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，李氏且當選爲中央監察委員焉。

南路東江，同時告捷後，東征軍總指揮蔣介石將軍，辭第一軍軍長職，升任國民革命軍總監，而薦何應欽繼任第一軍軍長，當即通過。然未幾，蔣即自動辭陸軍總監之職。時國民政府正籌備北伐，統帥一職，各方均推重蔣，蔣辭不獲，乃出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。李氏當時，有一希望，即就副總司令之職，而留守後方，惟軍事委員會及中政會均不主設副總司令，乃以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一職畀之，並允其率第十一十三兩師（陳濟棠徐景唐部）留守後方。蔣爲對李氏表示誠意合作計，復請其任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副校長之職。

李氏以總參謀長留守後方，代行總司令職權，駐節河南士敏土廠內，（即前即

孫大元帥之大本營)綏靖地方，辦理前方將士給養，使北伐軍事，得以順利進展，國民革命軍無後顧之憂者，均出李氏之功。時廣州所有軍隊，均已出發前線，留守者均爲李氏之嫡系部隊，使以常人處此，未有不驕恣自爲者，而李氏則一切均聽命黨部與政府，論者以是多之。

國民革命軍北伐，節節勝利，不綦年而底定長江流域，國民政府先遷於武漢，繼定都南京。此時李氏始進握廣東軍政大權。何應欽攻入福建，轉任東路軍總指揮時，李氏坐取潮汕，廣東全省，乃完全歸於李氏統治之下。

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後，黨國內訌，隨之而起，寧漢分裂，蔣總司令辭職下野，孫傳芳偷襲龍潭，唐生智異動，中間經過種種擾攘，而廣東亦因賀葉南征軍之侵入，頗經兵禍，幸粵桂軍隊不分畛域，彼此合作，始將賀葉軍盪平。十六年冬，張發奎窮蹙來歸，李氏以張爲其舊部，(張係四軍十二師師長)故頗表歡迎，躬迎之於黃沙車站。不意張與汪衛精早有密約，謀襲廣東爲根據地，張既抵粵，汪卽給

李氏同往上海，出席四中全會，李氏不之察，貿然與之偕往，而將廣東軍政，委託黃紹竑代理。李氏既離粵，張發奎黃琪翔遂突然發難，創護黨救國之幟，驅逐黃紹竑，而共產黨又乘張黃之後，舉行暴動，使李氏在粵省之統治權，幾完全崩潰，幸得其部屬陳濟棠徐景唐等合力靖難，同時陳銘樞亦自閩率師來援，始將張黃軍及共黨等完全肅清。事後，李氏以諸將勞苦功高，除陳銘樞早已擢升軍長外，陳濟棠徐景唐兩師，均擴充爲軍，陳徐二人，則分任軍長。於是李氏統率下，乃有十一及第四第五等三軍。

民國十七年，全國統一告成，李氏又得升爲第八路總指揮，廣州政治分會主席，權位之隆，一時無兩。時香港總督金文泰，因欲進行港九路接軌之事，乃表示與粵省當局親近，以觀光爲詞，赴廣州拜謁各當局，而李氏亦欲結好港督，以獲得英國之援助，故於港督抵粵之日，粵省全體文武官員，及民衆團體代表，均前往迎迓，禮節隆重，爲從來所未有。

此時，桂系勢力漸形發展，兩廣兩湖，均爲桂系勢力盤據之地，中央鞭長莫及，李氏此時，亦不免漸抱野心，隱有發展桂系之大計劃。復因廣西湖北兩省，收入甚少，欲圖整個發展，非藉廣東財源不可，李氏爲廣州政治分會主席及廣東省政府主席，對於粵省財政，可以任意支配，乃每月由粵庫撥八十萬與廣西，四十萬與湖北，使爲補充實力之用。

民國十八年春，中央有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舉行，李氏亦由粵起程，前往出席。但此時桂系人物之野心，已漸爲中央所悉，而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之被李宗仁所逐，更爲衝突之導火線，中央乃有制裁桂系之議。李氏微聞此訊，心懷不安，因之逗留滬上，躊躇不敢赴京。後因吳稚暉拍胸担保，謂去京決無礙，李氏受其給，乃與之偕往。不意抵京後，卽爲蔣介石將軍所扣留。三全大會上，李氏與李宗仁、白崇禧等均被褫除黨籍。旋桂系勢力，卽告瓦解，李氏部屬，亦盡叛李，陳濟棠代李氏而爲第八路總指揮，廣東省政府主席一職，則落入陳銘樞手中。

直至民國二十年冬，國難發生，寧粵合作，李氏始與胡漢民氏，同時恢復自由。因此次之被扣，使李氏之實力，爲之完全喪失，故李氏對於蔣介石將軍，啣憾甚深，雖中央畀以參謀部長，勦匪軍副總司令等重任，毫不能挽回李氏反蔣之決心。初則組織抗日軍人聯合會，搜羅退伍軍官，圖謀舉事不成；繼復南下依胡漢民，進行奪取廣東，對陳濟棠部下，煽動收買，亦歸無效；乃復聯絡方鼎英陳銘樞等，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，爲新國民黨之軍事首領，發起軍事倒蔣政治蔣之謀；最後則又捨去胡漢民及新國民黨，而至福建，與陳銘樞等，共同組織人民政府，任人民政府主席，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委員。並與陳銘樞共同發起組織生產黨。但未幾人民政府卽爲中央所討平，李氏遂逃往香港，因受政府之通緝，不敢露面。在港不甘寂寞，乃於念三年夏秋間，起程赴廣西活動，但因桂省當局擁護中央，對李氏之活動，防範甚嚴，李氏一無所成，不得已仍回香港蟄居，如是者凡兩年餘。

民國念五年，兩廣揭發抗日，中央爲謀精誠團結，泯除猜忌起見，乃將李氏及

陳銘樞等之通緝令取消，但李氏仍未敢卽行露面。直至念六年「八一三」抗戰發生，李氏始與陳銘樞蔣光鼐徐謙等，聯袂北上，並爲鞏固聯合戰線計，乃自動將生產黨之組織取消。不久以前，曾一度喧傳李氏將出而担任兩廣防務，惟旋卽歸於沉寂，未知究竟如何。所可信者，當此抗戰時期，國家需人之際，中央決不致聽其投閒置散也。

張發奎將軍

張發奎將軍，字向華，廣東省人，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，胸藏韜略，智勇過人，爲近代軍人中唯一模範人物。民國六年，在粵軍第一師鄧鏗部下，任獨立排長。七年，擴充爲營，任營長，旋復由營長升任團長，旅長。民國十四年，東江戰役，鄧鏗不幸被刺，同時國民政府更改在粵各軍編制，將粵軍第一師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，以李濟琛爲軍長，張氏則任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長。南征以前，張氏之名，知之者甚少，及十四年底南征瓊崖鄧本殷勝利以後，張氏始漸露頭角。

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，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張氏仍任四軍十二師師長，地位並不顯赫。當時出發前方者，除蔣總司令唐總指揮而外，卽爲王柏齡指揮之第一軍兩師，（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留守東江）魯滌平指揮之第二軍三師，（第二軍軍長譚

延闈在後方代理國府主席)第三軍朱培德部三師，陳銘樞指揮之第四軍兩師，(第十師陳銘樞部，第十二師張發奎部。時四軍軍長李濟琛因任總參謀長，率第十一師陳濟棠部，第十三師徐景唐部留守後方)。第六軍程潛部三師，第七軍李宗仁部三師，第八軍唐生智部三師，共十九個師。張氏僅爲此十九師長中之一位。

當時在前方作戰最劣者，爲王柏齡指揮之第一軍，二六兩軍則打得平平常常，至於第四第七第八三軍，則遇敵必勝，無堅弗克，軍威之盛，吳佩孚聞而胆寒，趙恆惕見而心驚。下長沙，下武漢，下南昌，下九江，均以四七八軍爲首功。故當時四七八軍，威震遠近，而四軍尤居首焉。

衡陽之役，固應以八軍爲首功，而張部實亦有奇功焉。當時張氏爲十二師師長，統率朱暉日之第三十四團，繆培南之第十五團，黃琪翔之第三十六團，而獨立團葉挺部，有時亦歸張氏指揮。各團作戰之勇，實可誇張。岳陽之下，四軍居首功，而汀泗橋賀勝橋兩役，尤爲張氏及葉挺部屬所建之奇功。以故武漢之下，論功

行賞四軍當居第一位。武漢下後，又轉戰江西，馬迴嶺之役，葉挺黃琪翔穢孫傳芳主力部隊於此，而南昌乃得大定，於是四軍稱鐵軍焉。

蔣總司令以四軍厥功甚偉，乃以陳銘樞升第十一軍軍長，該軍係新編，以第十師爲基礎，另外成立第二十四第二十六兩師。張氏則升任第四軍副軍長，除原有之第十二師外，復新編第二十五師。張氏既升任副軍長，乃以黃琪翔升任第十二師師長，以朱暉日升任第二十五師師長，而以葉挺爲第二十五師副師長，蓋此時葉挺之獨立團，已編成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也。

未幾，武漢恢復黨權運動起，陳銘樞潛離武漢，往南京投蔣，而張氏在武漢極力反蔣。武漢政府成立，甯漢分裂後，本由陳銘樞指揮之第十一軍，亦改撥交張氏指揮，蓋此時張氏已被任命爲第四軍軍長兼第十一軍軍長矣。此時陳部之高級將領，如蔣光鼐等，亦均潛往南京，故均由張氏另委。計當時張氏統轄之第四軍，副軍長黃琪翔，屬第十二師師長黃琪翔，副師長繆培南，轄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團，

第二十五師師長朱暉日，副師長李漢魂，轄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團。十一軍副軍長朱暉日，屬第十師師長蔡廷鍇，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團，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，轄第七十七一七七十二三團，第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銳，轄第七十六七十七七八三團，此外每軍各有一個特務營，一個工兵營，一個炮兵營，其實力之雄厚，可與唐生智相頡頏。

甯漢分裂以後，張氏以轄有兩年精銳之師，故地位之重要，不亞於唐生智。當時武漢方面，對於東征（與南京宣戰）與北伐（討伐奉軍），本有兩派意見，張氏則極力主張東征討蔣，且軍隊已開始東調，但此時汪精衛適至漢，反對東征，鮑羅廷亦主張北伐甚力，故武漢政府決定移東征之師以北伐，以唐生智爲第四方面軍總指揮，而張氏則爲第四方面軍第一縱隊總司令官，其第一縱隊所轄之隊伍，除張氏原轄之第四軍第十一軍外，尚有賀龍之獨立第五師，亦由張氏指揮。

在河南討奉戰爭中，張部一戰而下汝南，再戰而圍上蔡，而東西洪橋，逍遙

鎮，宋莊諸役，每戰必勝，鐵軍之威，發揮無遺。臨穎十里頭一戰，尤予奉軍以致命之傷，從此武漢北伐軍遂得長驅而入鄭州開封矣。

北伐凱旋，而張氏之聲威乃愈隆重，武漢政府升之爲第二方面軍總指揮，其部隊已編成三軍，及各種直屬部隊，兵力在八萬以上矣。當時張氏之部屬系統如下：

總指揮部總指揮張發奎

俄顧問特羅

參謀長謝嬰白

祕書長高語罕

政治部主任郭沫若

警衛團團長盧德銘

砲兵營 第一營營長羅某 第二營營長王某

憲兵營 第一營營長李某 第二營營長廖某

第四軍軍長黃琪翔 政治部主任廖乾吾

第十二師師長繆培南

第二十一師師長富雙英（奉軍改編）

第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

第十一軍軍長朱暉日 政治部主任徐名鴻

第十師師長蔡廷鍇

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

第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銳

第二十軍軍長賀龍 政治部主任周逸羣

第一師師長賀錦齋

第二師師長秦光遠

第三師師長周逸羣（原來教導團改編）

當時張氏既轄有三軍九個師，且係最精銳之部隊，故其聲威，頓駕唐生智之上。此時代可謂爲張氏一生中之全盛時代，惜乎此時武漢政府已瀕崩潰，所謂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矣。

當張氏討奉歸來之日，武漢政局，已至無辦法之際，張氏爲謀自身出路計，主張東征討蔣，唐生智亦極力主張非東征無以挽救武漢之危局，但此時一部份共黨，則主張將張氏軍隊帶回廣東，重建革命根據地。此時之張氏，乃徘徊於東征乎南旋乎兩者之間，而莫能自決。

時武漢已瀰漫反共空氣，但共黨在軍隊方面之基礎，卽爲張部，故武漢政府之反共，待決於張氏者，其關係極爲重要，張氏本人實不主張反共，因張氏之部隊，共產黨勢力最厚也。故張氏在總指揮部報告，曾謂：「我們如果分共，還有什麼？」又謂：「我們與共產黨同志生死都在一起」云云。

張氏之部隊，在所轄三軍中，賀龍之二十軍，幾全然在共黨手中，如欲反共，

二十軍非完全犧牲不可。在十一軍中，二十四師師長葉挺亦爲共黨，故二十四師亦整個在共黨手中。蔡廷鍇雖非共黨，然其第十師所屬之三團中，有兩個團長爲共黨，（二十九團團長彭銘三十團團長范蓋）九個營長，有四個營長爲共黨。許志銳之二十六師，共黨較少，但亦有一個團長（七十七團團長許繼慎）三個營長與六個連長爲共黨。在第四軍中，繆培南之十二師，三個團長中有兩個共黨，（三十四團團長趙某三十五團團長梁秉樞）營連長更多。二十五師中有一個共黨團長，（七十團團長周士第）六個營長與許多連排長。總指揮部直屬部隊，警衛團長盧德銘亦爲共黨，砲兵營第二營與憲兵營第一營營長，均爲共黨。至於政治工作人員之多數均隸共黨黨籍，更不待言。

張氏雖不主張分共，但汪精衛唐生智逼之甚急，張氏無奈，乃毅然將部隊東開江西，聲言將東征襲南京，此七月下旬事也。時汪唐既決心反共，張氏如不明示投共反國，則勢難容共，故七月三十日之牯嶺會議，汪精衛唐生智孫科與張氏等，共

同決議，實力反共，但此時賀龍葉挺之軍隊，已開南昌，實際已不能指揮，故終釀成八一之南昌暴動。南昌暴動發生後，張氏所部之公開投往共黨者，既有賀龍之二十軍全部三師，葉挺之二十四師全部，蔡廷鍇之第十師全部，（蔡部後即脫離共黨入福建）二十五師之七三七七十四兩團。此五個師又兩個團，均隨南昌暴動與俱去矣。時張氏所剩之部隊，僅有第四軍之十二師，第十一軍之二十六師兩個師而已。蓋四軍之二十一師原係收編奉軍，不投共而投奉，已離張氏去北方矣。至張氏之直屬部隊，警衛團團長盧德銘係共黨，營連排長尤多，故當南昌暴動以後，已被解散，而十二師又有一部叛變投共，二十六師七十七團團長係共黨，亦被解散，故此時張氏之實力，已損失四分之三，不足兩師人矣。故當南昌暴動消息傳來之日，張氏痛哭流涕曰：『汪先生害我』！

反共以後，張氏所部實力，既已去四分之三，其焦頭爛額之狀，不忍形容。張氏爲保存實力計，不敢與賀葉戰，乃極力補充，將武漢總政治部之教導營，及中央

軍校學生合編爲教導團，將七十七團之解散兵卒，合編爲警備團，兩團團長，均委共黨主持。教導團團長爲葉劍英，警備團團長爲梁秉樞。

賀葉南昌暴動後，不久，張氏卽率部至南昌，但此時賀葉已去四五日矣。張氏至南昌後，聲言追擊賀葉，實則賀葉走贛東，而張氏則率部由贛南長驅入粵，名爲追擊，實則分道揚鑣，圖入粵也。

自賀葉叛後，張氏已深感絕無辦法，乃遣人送妻孥入粵，爲質於廣東當局李濟，請求容納其入粵。時李方擁有第八路軍勁旅，儼然有問鼎中原之志，因張氏爲其舊部，見其窮蹙來歸，卽予接受，蓋李亦深知張氏決不爲南京用也。張氏抵粵之日，雖重爲馮婦，而李濟頗待之以禮，躬往迎之於黃沙車站。張氏至粵後，名義上雖仍爲第二方面軍總指揮，但所部已不足兩師，張氏恐引起反響，乃稱病辭總指揮職，推黃琪翔代理。此時張氏實力旣微，自不能有所作爲，幸李福林之第五軍及薛岳之新編第二師，頗傾向於張氏，加以沿路收編各項雜色部隊，故勢力又逐漸雄

厚，而李濟琛又將廣州市公安局局長一職，畀之於張部親信朱暉日，公安局之保安隊，有槍二千餘，雖不能成勁旅，亦不無小補也。

未幾，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，亦陸續抵粵，汪氏因不得志於南京，乃思取粵垣爲根據地。抵粵後，卽邀李濟琛同往上海，出席四中全會，而密囑張氏於中起事。李雖多智，此時竟不慮有他，乃於十一月十五日，偕汪離粵。張氏爲李舊部，對李頗多畏忌，李旣去滬，乃於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時，在粵發難。時粵桂軍隊，大都在東江討伐賀葉，一部在西江，在廣州者，僅李濟琛衛隊兩團耳。故張氏一經發難，廣州卽入其掌握，李福林與薛岳，事前均已接洽妥當，惟代理第八路總指揮黃紹竑尚在廣州，故事變初起，張氏卽派隊圍攻文德東路李濟琛公館，蓋黃紹竑寓居李宅也。當時張氏之意，原欲生擒黃氏，無如李宅有地窖可通郊外，致被免脫。

張氏在廣州發難，係揭護黨救國之幟，其最觸目之標語，卽爲「反對亡黨的清黨」。清黨旣爲亡黨，當然反對，清黨旣然反對，當然主張容共，故李濟琛時代查

封之共黨工會，一檢發封，廣州又頗有赤色氣象矣。事後，張氏即派隊接收黃埔軍官學校，並委四軍參謀葉劍英，爲黃埔軍校教育長。當接收該校時，長洲附近，稍有抵抗，但旋即解決。此外如石井兵工廠，中央兵工試驗廠，第一第二兩製彈廠等，亦一一接收。

黃紹竑脫險後，即逃至香港，轉赴三水，指揮桂軍反攻廣州，張氏乃急起迎敵，派薛岳之新編第二師，及許志銳之第二十六師，出發西江，同時爲防東江敵人反攻起見，派十二師繆培南部出發東江，此時廣州已十分空虛矣。張氏對於共黨，雖極力拉攏，但共黨仍不爲所用，正當張部東西迎敵，廣州虛空之際，突然發難。十二月十一日之暴動發生後，張部急回師靖難，雖將共黨擊潰，而桂軍又自西江掩至，張氏被迫，不得已，退出廣州，向東江方面而去。桂軍又追入東江，劇戰三場，張氏大敗，精銳損失殆盡，師長許志銳且陣亡焉。

張氏自在粵失敗後，不久，蔣總司令復職，因張氏爲鐵軍領袖，乃重復將其起

用，命其指揮舊部。但張氏素服膺汪精衛，雖屢上汪氏之當，仍矢志不二，故當第四軍奉命開赴宜昌之後，因汪精衛又反蔣，蔣即調第四軍東下，張氏知東下必無幸，乃即開拔南旋，而與桂軍發表「四七兩軍先烈之血已膏結而不可分」之宣言。此時桂軍已在白泥戰敗，非但佔有之粵西北盡失，且梧州桂平桂林亦相繼陷落，僅剩南寧柳州未破，若非張氏所部入桂，恐將不免於全滅。張桂軍聯合後，曾於十八年冬，反攻至清遠花縣四會之線，距廣州不足百里；十九年秋北上，攻至岳州，武漢大震，但不幸均告失敗。

自經此兩役以後，張氏即不復矢志於汪精衛氏，且放棄軍隊生活，出國遊歷，先赴英研習航空，得有駕駛員之證書，旋即往德國，潛心參謀之學。念四年回國，奉蔣委員長之命，重率軍旅，防守滬杭路線。「八一三」事變起後，張氏所部，即奉命趕往浦東佈防，扼守三月，日軍始終無法登陸。其所設砲兵陣地，迭挫日軍，雖經日軍極力探索，終不能明其砲位所在。在上海中日交綏之三月中，日軍後方作

戰根據地，實受盡張氏所部砲兵之重大威脅。後日軍在金山衛登陸，浦東處腹背受敵之境，無法再守，張氏始不得已退却，但仍率部在滬杭路沿線一帶，屢創日軍。及杭州失守，張氏乃率部退往錢塘江南岸。今年一月初，曾反攻克復杭州，後因日軍不斷增援，乃復退去，現仍與日軍在隔江對峙之中。其另一部扼守富陽桐廬之間者，則常化整爲零，出擊富陽餘杭，日軍對之，大有疲於奔命之概。

黃琪翔將軍

黃琪翔將軍，廣東省茂名縣人，現年約四十歲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，與張發奎有同窗之誼。但黃氏向隸滇軍范石生部，與張雖同學，而不相識。其後滇軍與粵軍發生衝突，黃氏之滇軍潰敗，黃本人亦爲張發奎所俘虜，張見黃氏年事極青，人頗幹練，且詢知係保定同學，乃勸其投降，黃氏亦表示誠意，張乃薦之於李濟之前，照其原來職務，委在張發奎部下供職。

黃氏初歸張發奎收編時，任營長職，及至粵軍第一師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，張發奎任十二師師長，黃氏乃陞任十二師三十六團團長，不久卽出發南征，（討鄧本殷之役）此役張發奎之十二師，頗著戰功，而黃氏乃益得張之信任。尤以肇慶之役，十二師一小部份隊伍，受鄧本殷之收買而倒戈，影響南路軍大局，幸黃

氏之三十六團，拚命抵住，肇慶賴以克復。及至南征凱旋，不久即出發北伐，其時黃氏仍任三十六團團長，羊樓司之役，汀泗橋之役，賀勝橋之役，三十六團戰功極偉，黃氏之名譽大著。蓋其時蔣總司令特頒命令，嘉獎四軍獨立團團長葉挺及黃氏兩人，並將此兩團長破例由上校階級晉級少將，從此葉挺與黃氏亦成爲革命中之聞人矣。及武漢克復，又轉戰江西，馬迴嶺之役，尤爲人所稱道，而黃氏亦因功升爲第十二師師長矣。（其時十二師師長張發奎升第四軍副軍長）

自武漢克復，至武漢反共，此短短數月中，實爲黃氏生命史中之黃金時代。黃氏在此時期，連升三級，紅極一時，而升遷之速，在軍隊中尤爲少見。蓋黃氏本爲三十六團團長，及江西底定，第四軍班師武漢張發奎任四軍副軍長，黃氏乃升任十二師師長，此一級也。十二師本爲張發奎之基本隊伍，故黃氏之升任十二師師長，實有重要意義。迨寧漢分裂，十一軍軍長陳銘樞彙夜出走，四軍軍長李濟琛又反對武漢，張發奎以一身而兼四軍十一軍兩軍長，黃氏遂亦升任爲第四軍副軍長，此二

級也。及張發奎在河南北伐勝利，班師武漢以後，以功升第二方面軍總指揮，而黃氏亦由副軍長升軍長矣，此三級也。連升三級，爲歷史上之升官佳話，而黃氏竟符此言，其喜可知也。

黃氏在原籍雖已娶有妻室，但爲舊式婚姻，毫無愛情可言，故黃氏於治軍之暇，每日必渡江至漢口，（四軍駐在武昌）訪其女友，蓋其時黃氏與武漢一中學生鄧某戀愛，鄧居漢口，故黃氏時往訪之，而揚子江畔馬路，老圃，維多利亞花園等處，乃時有鄧與黃氏兩人之踪跡。鄧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也，黃氏爲博愛人好感起見，處處表示左傾，表示擁護共黨，而黃氏之思想，此時確頗受鄧之影響，黃氏之接近共黨，實由其與鄧之戀愛始。

民國十六年七月中旬，武漢卽已開始反共，而黃氏則擁共如故，並於此時特聘共黨葉劍英爲軍部參謀長，委以大權。及七月底，武漢要人在廬山舉行反共會議，因查悉有一部分共黨要人匿第四軍中，乃開具通緝名單，交黃氏卽行逮捕。黃氏接

獲此項命令後，頗費躊躇，蓋其本人實頗傾共也。其後卒派葉劍英星夜下山，通知九江四軍軍部各共黨領袖，於是大批共黨要人，乃從容往南昌，參加暴動去矣。

是年十二月，共黨在廣州舉行暴動，一般人均認黃氏爲廣州暴動之主要人物，蓋廣州暴動主力全恃四軍幹部教導團，及第二方面軍總部警備團，其時黃氏任四軍軍長兼代理第二方面軍總指揮，故教導團與警備團，均係黃氏之直屬部隊，且警備團團長梁秉樞，原係黃氏任團長時之部下營長，爲黃氏之親信，教導團團長係葉劍英兼，葉爲黃氏之參謀長，其爲共黨，亦爲黃氏所深知，且教導團份子，什九加入共黨，此亦爲公開之祕密，早已有勸張發奎解散該團，而黃氏反對，故該兩團之發難，黃氏應負直接責任也。

廣州暴動雖告平復，而黃氏不久即被桂軍所敗，失意來滬。其時譚平山方組織第三黨，乃邀黃氏參加。黃氏初頗猶豫，終因鄧演達之勸，而加入焉。第三黨人，大率窮困，無以爲生，獨黃氏宦囊頗爲豐裕，故時爲窮黨員所包圍，黃氏不堪其

擾，乃出走海外。

民國二十年秋，黃氏倦游歸國，仍居上海。當「一二八」戰爭爆發時，陳銘樞等有祕密之革命軍事委員會之組織，黃氏亦委員之一也。戰爭正劇時，黃氏亦至十九路軍前線視察。

迨李濟陳銘樞等在福建創立人民政府，黃氏與李濟琛等事前早有聯絡，故閩變發生，黃氏亦參加，在人民代表大會上，黃氏係主席團之總主席。人民政府成立，黃氏任參謀團主任。但閩變旋即失敗，黃氏逃往香港，不久又赴東京，旋仍回香港，常往來於香港廣州灣之間。念三年，嘗一度赴廣西，且有至貴州活動之計劃，但均未成功。

「八一三」抗戰起後，張發奎將軍負防守浙滬重任，張以黃氏爲其舊部，素稱知兵善戰，當此國家需才之際，未便聽其長此埋沒，乃呈請政府，准黃氏重縮軍符。黃氏亦感恩知遇，圖報國家，在浦東陣地上，防守凡三月，敵卒未能登陸。後

戰局轉變，黃氏乃率部退往杭州，現仍在錢塘江南岸，督率所部，與敵軍奮力抗戰之中。

陳銘樞將軍

陳銘樞將軍，字真如，廣東省合浦縣人。年青時，曾經在姚兩平部下任事，後因有志深造，遂入保定軍官學校。畢業後，回廣東，適其叔父在陳炯明部下任團長，乃亦投入陳炯明軍中，以軍功漸逐升至營長之職。民國十一年，陳炯明叛變，冒天下之大不韙，炮擊總統府，陳氏時正在陳炯明部下任團長，義下從賊，毅然棄職走南京，足稱總理之忠實信徒。

民國十四年，陳氏復走廣東，投粵軍第一師供職。時第一師師長鄧鏗，爲人果敢剛毅，以身許黨，隨孫總理轉戰湘贛桂粵各省，士氣爲各軍冠，陳氏卽在鄧之部下，以連營長積功至團長。東征之役，鄧不幸被刺身故，但所部戰功卓越，陳氏及陳濟棠張發奎徐景唐各團，討鄧本殷於南路，連克高雷欽廉各屬，渡海鎮定瓊崖。

事後又隨軍戰於北江，逐沈鴻英，參加會攻惠州，各路討平，論功行賞，以鄧鏗死事慘烈，特升其參謀長李濟琛爲第四軍軍長，第四軍卽由粵軍第一師蜕化而來者也。陳氏則爲第十師師長，陳濟棠爲十一師，張發奎爲十二師，徐景唐爲十三師，葉挺爲獨立團，編製特多於各軍。第十師計轄三團，蔣光鼐任第二十八團團長，黃強任第二十九團團長，蔡廷鍇任第三十團團長，此三位團長，卽以後十九路軍之高級長官也。其時第十師之兵力，全部不過六千餘人，兵士戰鬥力亦不甚強，在第四軍各師中，實不及張發奎陳濟棠兩師也。

東江戰後，李濟琛調任梧州警備司令，以徐景唐鎮南路，陳氏及陳濟棠鎮西路，盡視桂省政變，暗助李宗仁黃紹竑討平陸榮廷莫榮新。在北伐出師前，湖南有唐生智之役，陳氏與白崇禧二氏，奉國府命，入湘游說，許唐以歸向之利。時唐正敗趙恆惕之兵於株州湘潭，士氣甚驕，視吳佩孚如無物，更不論趙恆惕矣。陳氏與白崇禧曉以吳軍甚銳，不可輕敵，卽趙恆惕之師，亦非真敗，敗則所以誘唐離衡

州根據地，而深入湘中耳。唐不能納，留陳氏與白崇禧住衡州，約以在長沙會面。不料時不經旬，唐竟一敗再敗，退還衡州矣。至此始俯首聽令，遣使隨陳氏與白崇禧還粵納款，願爲前驅，以報株州之辱。陳氏因出馬收功，爲北伐之師，樹一先路，一時輿論，都許其能。時蔣總司令正在選拔智勇俱備之士，以充前敵，各方皆推重張發奎，蔣獨賞識陳氏，以之並用焉。

北伐軍經湘入鄂，歷次戰功，皆以張發奎之第十二師，及葉挺之獨立團爲第一，陳氏湮沒不聞，實則陳氏所負任務，並不在張下，特以張軍得共產黨之捧場，無事不爲之鋪張揚厲，而張亦好大喜功者，不妨盡掠其美，但蔣總司令固深知之。及武漢克復，乃乘勢以張留守，而命陳師充攻贛先鋒。惟贛戰各役，較之汀泗橋新堤咸寧各戰，大不相同，因吳佩孚恃其驕，革命軍攻以銳，故吳氏一敗塗地，今孫傳芳聚其精銳於南潯一線，以逸待勞，而施邀擊，所以各軍無不蒙重大犧牲，及孫傳芳逐退，張氏雖已馬迴嶺之捷，論首賞，而蔣總司令特嘉許陳氏之艱勞。於是陳

氏得按革命軍秩序，升第十一軍軍長，張僅得一第四軍副軍長，遠落陳氏之後，後雖經武漢政府復議，准張在十二師之外，復編一二十五師，使實際與陳氏之十一軍相等，但名義上，張固仍遊遜陳氏一籌也。

不意寧漢分裂，張發奎坐陞第四軍軍長，時陳氏之十一軍在鄂南，乃爲張所劫，由張兼任十一軍軍長。陳氏知不能與爭，乃悄然東下，往依蔣總司令，蔣念其前勞，嘉其來歸，遂任陳氏爲總政治部副主任，正主任則吳稚暉也。此時陳氏一面在總司令部服務，並辦一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，以訓練政治工作人才，一面與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等暗通消息，命彼等脫走，蓋陳氏知蔣蔡戴三人中，蔣有頭腦，戴最忠實，而蔡則粗蠢有野心，易爲人惑也。果然蔣光鼐托病東行，戴戟則謹守範圍，俟機拖隊，而蔡廷鍇則隨張發奎北伐於河南，吃盡辛苦，毫無所得。

未幾，甯漢合作，蔣總司令下野，陳氏亦去職，隨蔣總司令東去日本。陳氏爲勾引其舊日隊伍起見，曾在上海設立秘密辦事處，以舊日經理處長范其務主其事，

並派人往武漢，與蔡廷鍇聯絡，令其一有機會，即將隊伍拖出。及南昌暴動發生，張發奎率部南旋，蔡廷鍇戴戟始得率其十一師中途脫去，由南昌經撫州而至福建，但當時該區有賀葉軍，有張軍，有迎勦共產黨之錢大鈞軍，形勢之混亂，達於極度，各士兵心慌意亂，類多帶槍逃跑，長官不能禁止。因此蔡師至閩收點時，實數僅得三千，尙不足一旅。

蔡廷鍇至福州後，一面通電服從中央，一而電請陳氏回國，主持大計。陳氏日，得此消息，急由日本經台灣回至福建，然目覩實力消散至此，勢已無法成軍，頗覺束手無策。幸蔣總司令惜此百粵健兒，不忍聽令埋沒，且陳氏亦忠實於黨，乃予以推解之接濟，整理一年，又得成軍，陳氏自任軍長，而以蔡廷鍇爲師長，此時十一軍祇有一師之衆，與武漢時代較，不可同日而語。適駐在福州之新編第一軍譚曙卿部，紀律頗壞，不理於衆口，陳氏乃將其全部繳械，由是實力始稍充。

十六年冬，共黨在廣州暴動旋爲張發奎所平，然張不久亦失敗，陳部既近在福

建，且與張積有宿嫌，乃遣使向李濟琛通舊好。李正在需人襄助之際，當然歡迎陳氏之回粵，故當李濟琛回粵，重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及第八路總指揮時，論功行賞，陳氏亦分得南區善後委員一席，總攬瓊崖欽廉高雷兩陽八屬之軍政大權。

民國十八年，討桂軍興，李濟琛被扣，百粵雖在桂系統制之下，而形勢洶洶，陳氏乃暗與陳濟棠約，裏應外合，以劫取廣州。事定，陳氏一躍而爲廣東省政府主席，陳濟棠則爲第八路總指揮。未幾，陳氏與陳濟棠之暗鬥又起，陳氏乘桂軍兩次來攻之機，擴編所部十一軍爲十九路軍，同時復招收省防軍若干團，聲勢大振。

當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開幕時，陳氏與徐景唐等被選爲廣東出席代表，寓香港皇后酒店，某日之晚，酒店忽失火，陳氏與其夫人朱光珍女士住三樓，樓梯燒斷，無路可逃，幸救火員張大綱於窗下，陳氏與其夫人從窗口躍下，以力猛，網不勝重載，致墮地傷股，其夫人則幸告無恙。事後，在香港醫院中診治數月，雖幸免性命之危，然陳氏之足，從此遂微跛矣。

陳氏在粵，與陳濟棠明爭暗鬥，互相傾軋，各不相下，直至民國二十年春，廣東元老派因胡漢民之被扣，大動公憤，遂派古應芬南下，游說廣東實力派陳氏及陳濟棠等，樹反蔣之幟。陳氏方猶豫未肯遽應，乃陳濟棠竟乘此時機，與元老派相勾結，將陳氏驅逐，於是十九路軍遂離粵入贛「勦共」，陳氏復讓十九路軍總指揮之職於蔣光鼐，而重赴日本。

是年夏，江西第四次圍剿開始，十九路軍爲進剿主力之一，蔣委員長以陳氏舊爲該軍長官，特任之爲右翼集團軍總司令，統率十九路軍及羅霖公秉藩李雲杰等部，由吉安方面向紅軍進攻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起後，甯粵合作之聲浪甚高，陳氏亦爲奔走和平之一人，其時十九路軍已由贛調京滬衛戍，而以陳氏爲京滬衛戍司令長官，於是陳氏乃成爲甯粵雙方所一致推重之人物。陳氏遂利用此優越環境，一面取王伯羣之交通部長而代之，一面復組織社會民主黨，而自居領袖地位，蓋此時之陳氏名雖軍人，實則已同

政客矣。

「一二八」戰起，十九路軍奮勇抗敵，深得中外人士之讚美，陳氏於十九路軍原如家長，復經社民黨之吹噓，聲譽更爲鵲起。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，蔣光鼐率十九路軍開往福建，取楊樹莊之主席地位而代之，陳氏則因招商局舞弊案，心不自安，辭職出國游歷。

念二年冬，陳氏回國，赴福建，因鑒於外侮日亟，而中央迄無抗日表示，遂聯合李濟琛等，在福建創立人民政府，任人民政府委員，軍事委員會委員，文化委員會主席委員，政治部主任等職，並組織生產黨，及與紅軍成立協定。然未幾，人民政府即爲中央所討平，陳氏逃往香港，曾一度赴日，旋即仍回香港。念三年冬，曾來滬有所活動，在滬留二十餘日，無結果而返。陳氏自閩變失敗以後，雖意志尙甚積極，然強弩之末，已無能爲，故雖奔走於各地，而事實上仍不能有絲毫成就。當孫殿英在西北稱兵之際，陳氏亦曾多方接濟，後孫殿英失敗，陳氏鑒於國內已無可

資爲憑藉之實力，乃思傾其全力，與桂中領袖交歡，但李白此時均表擁護中央，故陳氏在廣西方面，亦絕無所得。及念五年兩廣揭發抗日，中央爲謀精誠團結，泯除猜忌起見，乃將陳氏及李濟琛等之通緝令取消。「八一三」抗戰起後，陳氏卽與李濟琛蔣光鼐等，聯訣北上，並自動將生產黨之組織取消，以示統一團結禦侮救亡之誠意。

蔡廷鍇將軍

蔡廷鍇將軍，字賢初，廣東省人。出身綠林，綽號高老蔡。民國初年，在廣東南路高雷一帶綠林豪俠中，頗有聲名，曾經佔據徐聞縣屬之十萬大山，以與官軍對抗。後覺托身綠林，終非久計，乃向當局投誠，由官軍收編，隸第一師鄧鏗之第一旅陳銘樞部下爲連長。後粵軍第一軍改編爲第四軍，陳銘樞之第一旅改編爲第四軍第十師，蔡氏擢升爲營長。民國十四年冬，陳銘樞率部南征，轉戰於南路及瓊崖各屬，此處爲蔡氏舊遊之地，地理熟悉，兼之蔡氏作戰甚勇，故頗建戰功。敗鄧本殷肅清南路以後，論功行賞，蔡氏乃由營長而升爲第十師第二十八團團長。

南路討鄧之役，蔡氏獲識第十二師張發奎之政治部主任廖乾吾，此事與其後之由營長而團長，由團長而師長，有極重要之關鍵在焉。廖爲共產黨，在黨內頗有相

當地位，蔡氏此時，以營長之微，而結識政治部主任，殊覺榮幸。廖氏亦嘉其青年有爲，引爲知己，故當班師廣州之後，在軍委周恩來前，極力推許，蔡氏之能由營長而團長，於此亦頗有力焉。

民國十五年秋，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陳銘樞以第十師師長而兼第四軍指揮官，率第十師第十二師兩師出發。蔡氏時任第二十八團團長，亦隨軍出發，汀泗橋之役，由陳銘樞親自指揮，蔡氏所率二十八團擔任正面，敵軍憑險堅守，蔡氏奮勇衝鋒，左腿因之受傷，但仍苦戰不退。未幾，左翼葉挺之獨立團大獲勝利，而第十二師三十五團第三營營長梁秉樞，亦率部由後方趕到應援，士氣大振，卒將汀泗橋攻下。時十二師政治部主任廖乾吾，亦在火線觀戰，撫蔡氏而慰之曰：「今日無君，大事殆矣！」蔡氏謙讓未遑。

武漢克復以後，第四軍又奉命轉戰江西，馬迴嶺之役，蔡氏之戰功，與葉挺黃琪翔不相上下，爲人所樂道，江西既定，四軍班師回武漢。未幾，陳銘樞卽升任第

十一軍軍長，而原來之第十師，乃擴編成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六三師，師變成軍，師長升軍長，三團變成三師，團長皆有升師長之望。惟陳銘樞當時頗不欲以蔡氏升師長，賴張發奎廖乾吾鄧演達之說項，蔡氏始得由第二十八團團長升爲第十師師長。

未幾，政局又有變動，蓋此時南京已下，甯漢分裂之勢已成，陳銘樞以擁蔣故，悄然棄部而遁，離武漢至南京。當其離武漢之前夕，在漢口東方旅館，召集所部親信師團長討論，願隨去南京者偕行，不去者聽。時蔣光鼐等皆表示願隨同赴京，獨蔡氏雅不願離開其部屬，故仍留軍中。

旋武漢政府舉行北伐，張發奎率四軍十一軍及獨立第五師賀龍部出發，蔡氏亦奉命率部開往豫東，担任右翼，初戰即克西華，迨北伐勝利以後，班師武漢，張發奎升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，所部亦各有陞遷，獨蔡氏仍爲一第十師師長，故頗鬱鬱不得志。

河南班師以後，武漢局勢日非，張發奎之第二方面軍，徘徊於東征南歸之間，而意未決，此時蔡氏亦頗思別謀發展。無何，第二方面軍已決定南回廣東，自七月中旬起，所部即已陸續開拔，自湖北赴江西，預備轉往廣東。八月一日上午，蔡氏率第十師由德安開至南昌，時南昌甫經賀龍葉挺之暴動，共產黨正在省政府開大會，討論成立革命委員會，而蔡氏猶未之知，及至開進南昌，始知大局嚴重，但蔡氏頗有臨機應變之才，深知此時如對共黨行動表示不滿，所部即有被繳械消滅之虞，乃毅然至江西大旅社賀龍之司令部，與賀龍葉挺譚平山廖乾吾等會見，以愉快而堅決之態度，表示此正為其所欲幹之事。賀龍等信之，故革命委員會選舉結果，蔡氏之名，亦赫然在列。且除革命委員會委員之外，尙任參謀團參謀，第十師師長。惟蔡氏頗覺失望，蓋此時賀龍既升為總指揮，且兼主席團，而葉挺亦升為第十一軍軍長，且兼前敵總指揮，蔡氏在北伐軍進抵河南時期，地位與賀龍葉挺不相上下，今不特主席團總指揮不能得，並一軍長而無之，相形之下，其將何以慰情？故

其心中之不樂，自不待言。八月二日晨，蔡氏訪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於皇殿側砲兵營，叩以軍餉何日可發，周以無款對，蔡氏以無餉發，行軍殊困難爲言，恩來慰之，允爲設法。適是日革命委員會接收江西省銀行，得現款八千元，恩來乃請財政委員會主席林伯渠（祖涵），撥三千五百元與蔡氏，此蓋對第十師之特別優待，當時規定，每師祇撥千元也。蔡氏既得款，乃率部由南昌向撫州開拔。蔡氏本爲一澈頭澈尾反共產之人物，此時既脫網羅，對共黨更無留戀，乃決心反水，將三十團團長范蠡（共黨）及所有共黨政治工作人員統統縛之而帶往福建，往投其故主陳銘樞，頗受南京特別委員會之嘉獎。

蔡氏既率第十師入閩，其時福建駐軍，除雜色民軍外，僅盧興邦張貞兩師人而已。此種土著軍隊，其實力自不足道，故蔡部入閩以後，即成爲閩省軍事勢力之中心，後且率部直入福州省城，主持省政。

當蔡氏率部入閩之際，即宣言仍服從陳銘樞指揮，其時陳銘樞尙在南京，鬱鬱

不得志，但不久銘樞返粵，任南路善後委員，令蔣光鼐黃強兩人，收編瓊崖民團，積極經營瓊崖。未幾，陳又膺廣東省政府主席之命，政權在握，更有辦法，故除蔡氏之第十師外，蔣光鼐黃強亦各有一部分軍隊，但主力仍係蔡氏之第十師。不久，蔡氏亦往廣東，歸附陳銘樞。

民國十九年春夏間，華南華北，均有大規模之戰事，其時中央大軍，正在北方討伐馮閻，乃於七月十四日，將陳銘樞所統蔣光鼐及蔡氏軍隊，編爲第十六路軍，任命蔣光鼐爲總指揮，蔡氏爲副指揮，調往北方討逆，擔任津浦路右翼，並於七月二十四日，由中央命令，將該路軍番號改爲討逆第十九路軍，此十九路軍名義之所由來也。時中央軍在津浦線戰况頗爲不利，濟南已告失陷，晉軍前鋒已抵曲阜，幸賴十九路軍開至，始得轉危爲安，蔡氏且乘勝反攻，收復濟南，使晉軍不敢再行南窺，故馮閻之崩潰，蔡氏實與有力焉。

未幾，華北戰事結束，十九路軍奉令調至江西「剿共」，擔任贛西一帶防務。

蔡氏率領所部二萬餘人，與紅軍第三軍團長黃公略大戰於興國之高興圩，殲之。時紅軍中，朱毛彭黃四人並稱，黃公略被殲消息傳出後，一時紅軍中人，咸爲之大震。

民國二十年，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，甯漢合作，蔡氏所部十九路軍奉命調至滬，担任衛戍。時日軍正進兵上海，企圖威脅，蔡氏目覩敵人肆意侵略，義憤填膺，遂督率所部，奮勇抗戰，屢敗敵軍。敵雖以飛機大炮機械化部隊，由海陸空三方面聯合進攻，終未獲逞。相持達一月餘，全國人民，均驚異擁戴，紛起支援。後因敵軍在瀏河口登岸，蔡氏以所部有被包圍之危險，不得已，始揮淚撤退。

淞滬停戰協定締結後，蔡氏所部，即被調往福建「勦共」，中央特任蔡氏爲福建綏靖主任，兼十九路軍總指揮。民國廿二年冬，蔡氏與陳銘樞李濟琛等在福建創立人民政府，任人民政府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。但不久即爲中央所討平，蔡氏倉卒逃至香港，因見十九路軍歸順中央，陳銘樞等又絕無辦法，知大勢已去，乃悄然

出游歐美，到處均受中外人士之熱烈歡迎。念六年八月八日，返國抵滬，同來者有鄒魯譚啓秀鄧演存等。蔡氏在輪上發表談話，謂：「余此次入京，因全國人民在中央決心抗日之下，一致共赴國難，余爲軍人，身雖在野，亦不敢放棄天職，况余始終力主抵抗暴力，故決站在最前線，與敵人週旋。在民衆方面，余以爲應力持鎮靜，任何階層份子，凡屬國民，應各負各之責任，齊心協力，各盡所能，爲民族爭生存，雖遭最大犧牲，亦在所不辭。在袍澤方面，無論在朝在野，應一致奮起，用以前革命的精神，在最高軍事領袖領導之下，向前邁進，雖一兵一卒，亦應抗戰到底，堅持勿懈，最後勝利，終必屬我。在全面抗戰中，國民應團結一致，充分發揚愛國精神，嚴防貪圖小利，受敵人利用。在淞滬作戰時，頗多漢奸充任敵探與嚮導，爲虎作倀，實足痛心」云。

蔡氏旋即赴京。「八一三」抗戰開始後，奉命赴粵，與余漢謀共負防守粵省之重任。

蔣光鼐將軍

蔣光鼐將軍，字憬然，廣東省東莞縣人，早年在保定軍官學校肄業，成績優異，畢業後，卽回廣東，在粵軍第一師鄧鏗部下供職，由排連長積功升至營團長。民國十四年，國民政府正式在廣州成立，將統轄各軍，一律加以改編，粵軍第一師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四軍，以李濟琛任軍長，陳銘樞任第十師師長，蔣氏卽在陳部下任第三十團團長。

民國十五年，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蔣氏隨陳銘樞轉戰湖南，湖北，江西，積功甚偉。陳升十一軍軍長後，蔣氏亦升任十一軍副軍長。不幸甯漢分裂，十一軍在鄂南爲張發奎所劫持，陳銘樞知不能與爭，乃悄然東下，往依蔣總司令。臨行前召集所部親信師團長討論，願隨去南京者偕行，不去者聽。蔣氏素有頭腦，知武漢雖

頗有新氣象，而實則已日薄崦嵫，各派勢力，互相爭持，危機四伏，實無可戀棧，乃表示願隨陳東下，於是蔣氏乃暫時脫離軍隊生活焉。

十七年，北伐完成，全國軍隊縮編，陳銘樞回粵，任南路善後委員，乃命蔣氏與黃強二人，收編瓊崖民團，積極經營瓊崖。此項民團，經改編後，改番號爲粵軍第三師，卽以蔣氏爲師長。未幾，蔡廷鍇亦到廣東，歸附陳銘樞。十九年，中央大軍在北方討伐馮閻不利，乃於七月十四日，將陳銘樞所部蔣氏及蔡廷鍇軍隊，編爲第十六路軍，旋又改爲討逆第十九路軍，以蔣氏任總指揮，蔡廷鍇任副指揮兼軍長，黃強任參謀長。討逆軍事結束以後，十九路軍被調往江西「勦共」，甚爲得力，爲中央軍之良好助手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起後，寧漢合作，由醞釀而趨實現，蔣氏所部十九路軍，被調往京滬，擔任衛戍，任京滬衛戍司令長官。適值日寇侵凌，蔣氏激於義憤，乃督率所部，奮勇抗戰，死守淞滬陣地，逾一閱月，迄未動搖。後因日軍在瀏河口登陸，

爲避免被包圍計，始整師撤退，然仍扼守青陽港之間，使日軍無法西窺首都，由是蔣氏之名，乃與蔡廷鍇同膾炙於人口。

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，十九路軍被調往福建，蔣氏遂繼楊樹莊而爲福建省政府主席，乃讓十九路軍總指揮一職與蔡廷鍇。後陳銘樞在京失敗，與李濟琛同至福建，組織人民政府，蔣氏心頗不以爲然，惟以實力盡在他人之手，身被劫持，不得自由，故雖任人民政府委員，經濟委員會副主席，勞動委員會主席，軍事委員會委員，財政部長等職，但均担任名義，並不若何出力也。未幾，人民政府即被中央所討平，蔣氏因參加在內，故亦居通緝之列。此時蔣氏頗爲後悔，乃去香港，旋即回東莞原籍，杜門謝客，不問世事，淡泊自甘，較之一般醉心榮利者，誠不可以同日語也。

「八一三」抗戰起後，蔣氏凜於國難之嚴重，知非一致團結，不足以匡救時艱，乃與陳銘樞李濟琛徐謙等一同赴京。及南京淪陷，蔣氏亦隨軍政當局退往漢口。最

近（念七年三月一日）據字林西報消息：廣東新練軍隊，將編或新十九路軍，鄧龍光所領之機械化隊伍，聞將併入。新十九路軍將仍以蔣氏爲總指揮，蔣氏現正在漢口，與最高軍事當局商洽一切云。

翁照垣將軍

翁照垣將軍，字騰輝，廣東省人，青年英俊，在粵軍中以勇健稱。原屬陳炯明鄧楊坤如師，及陳叛總理，葉舉包圍總統府，砲轟觀音山，總理避難於永豐艦之役，翁氏雖頗爲反對，但以處人籬下，無法自脫，故祇得抱消極態度，每次作戰，均不甚出力：於是革命軍乃得拔潮汕，下惠州，削平東江。惠州攻克以後，翁氏卽出亡海外，以自懺其過去錯誤焉。

翁氏自脫離軍隊以後，自恨出身行伍，毫無軍事學識，以致雖居高位，而未辨順逆，有此犯上作亂之舉，倘長此以往，不特將永爲他人所輕視，並自身亦將永遠沉淪，無復振拔之日，乃發憤入日本士官學校讀書，在校刻苦用功，如是者凡兩年，學業大進，而翁氏意猶不自滿，復赴法習航空，蓋翁氏此時已深具新思想，知世界

大勢演進之結果，航空人才，將成爲時代之需要也。

民國十九年，翁氏在法參加飛機表演，不意表演時，飛機忽失事，從萬丈高空墜下，使以常人處此，未有不驚慌失措，與飛機同歸於盡者，但翁氏技高胆大，毫不爲意，坦然駕降落傘自高空躍下，故機雖燬而人僅受微傷，一時法國報紙，爭相傳播，稱之爲「勇敢的中國人」。

未幾，翁氏返國抵粵，因致公堂關係，得識當時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。陳與翁氏立談之下，大爲欽服，許之爲後起之秀，力邀翁氏與黃強同回廣州。復因粵軍繁重系統，乃復爲之特創省保安隊，以黃強爲參謀主任。此時陳之意，擬以省保安隊隊長一職，畀之翁氏，而翁氏自告奮勇，願以士官學校畢業生資格，担任下級幹部，因此僅得一連長。以會長一師之人，而肯屈居連長之職，其度量氣識之爲何如，蓋亦不待言而可知矣。惟以陳銘樞待翁氏甚厚，常賜延見，於是翁氏雖爲一連長，而此連長乃成爲特別職，卽旅團長亦不輕視之。

民國二十年，陳銘樞在粵爲陳濟棠及廣東元老派所逐，離粵入贛，省保安隊改編爲七十八師，以翁氏爲營長，兩個月後，卽升翁氏爲一百五十六旅旅長。及寧粵合作，十九路軍調來上海，翁氏固素服膺國家主義者，目覩日寇侵凌，國難日益嚴重，憤怒填膺，力主抗戰，予侵略者以迎頭痛擊，且自願率部担任吳淞守禦之責。日艦砲轟吳淞，在二月四五兩日，時守吳淞之要塞司令爲鄧振銓，貪生怕死，溺職潛逃，致要塞幾告失陷，幸翁氏率部趕到，沿江布防，憑險扼守，致日艦始終未能長驅直入，日軍亦迄未能達登陸之願，如是者凡一月。使當時無翁氏率一旅堅守吳淞者，則日軍無論從任何一點登陸，卽足以影響整個戰局，而閩北江灣廟行之我軍，亦無從堅守至一月之久矣。後因日軍在瀏河口登岸，對我取大包圍之勢，我軍不得已後撤，翁氏表示願以孤軍死守吳淞，誓與砲台共存亡，一時輿論壯之，後卒以紳商環請保全實力，未得如願，然「民族英雄翁照垣」之名，已膾炙於人口矣。

及十九路軍奉命調往福建，翁氏以「勦共」非本心所願，乃棄職走南洋，所至

到處受熱烈之歡迎。時國內航空救國呼聲甚高，翁氏乘勢在所過之處，廣加宣傳，南洋華僑素震翁氏之大名，復見其在野之身，猶復如此熱心國事，乃大爲感動，一時匯款國內購買飛機者，前後踵接，不數月而鉅款集矣。

民國念二年冬，陳銘樞李濟琛等在福建創立人民政府，電召翁氏回國參加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，第七軍軍長等職。但未幾閩變卽告失敗，翁氏遂遁往香港。民國念五年，兩廣揭櫫抗日，且有重編十九路軍之議，翁氏卽赴桂參加，重率軍旅。陳濟棠在粵失敗後，翁氏曾奉廣西當局之命，一度率部佔據北海，因而釀成著名之北海慘案。其後翁氏卽在廣西軍隊中服務，直至於今。